

天水吳叔子漢書即譜之外弟也季

授刑守子汝南梅頤字仲良良官豫章內史著於

其書而施行焉按顏之推嘗曰七八人名字不分今

齊晉往往如此然未有舉其字之二三者當時罕

必有其樹故前而引史詞孔子

自是外鄭沖者晉書第云冲與

今人以爲冲與之二三者當是

接聖堂筆記三

清代学术笔记丛刊

28

徐德明 吳平 主編

學苑出版社

徐德明
吴平 主编

清代学术笔记丛刊

28

學苑出版社

刘履恂 撰

秋

槎

杂

记

一
卷

刘履恂（1738—1795），字迪九，江苏宝应人。刘宝楠父。乾隆五十一年（1786）举人。与从兄台拱以学问相切磋。官国子监典簿。

《秋槎杂记》一卷，内篇说经，外篇杂论，着墨不多，语甚精核。阮元取内篇刊入《皇清经解》。偶有失误，如《内篇》「橐、橐」之辨；「战功曰多」；「《论语》匏瓜」匏有甘苦两种；《外篇》考「弟」字，《渊鉴类函》「剑汝」，均有不妥。有道光元年（1821）刊本，《皇清经解》本。

此次影印用《皇清经解》本。

秋槎雜記

寶應劉典簿履愾著

世知康成合易象象於經案魏志高貴鄉公曰今象象不與經連而注連之何也是注連象象經不連象象經注各別非如馬融之注周禮也

魏志管輅傳注引輅別傳曰劉鄉問易言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斯爲同不也輅曰不同之名朝旦爲輝日中爲光徐季龍與輅論龍動則景雲起虎嘯則谷風至以爲火星者龍參星者虎火出則雲應參出則風到此乃陰陽之盛化非龍虎之所致也輅言若以參星爲虎則谷風更爲寒霜之風非東風之名是以龍者陽精以潛爲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虎

皇清經解

卷一千三百二十二

劉典簿秋槎雜記

者陰精而居於陽依木長嘯動於吳林二氣相感故能運風若磁石之取鐵不見其神而金自來有微應以相感也況龍有潛飛之化虎有文明之變招雲召風何足爲疑季龍言夫龍之在淵不過一井之底虎之悲嘯不過百步之中形氣淺弱所通者近何能測景雲而馳東風輅言君不見陰陽燧在掌握之中形不出手乃上引太陽之火下引太陰之水噓吸之間煙景以集苟精氣相感縣象應乎二燧苟不相感則二女同居志不相得輅傳多發明經旨此尤確者日新絕句亦徵古讀劉文淇謹案釋文云鄭以爲龍龍

日新絕句其德連上句劉邠所引蓋從鄭頌

書州十有二師案古書地理志云昔在帝堯叶和萬邦制八家

爲鄰一鄰爲朋三朋爲里五里爲邑十邑爲都十都爲師州十有一師焉此師以地言也

博拊解爲擊亦有說大戴禮記禮三本云縣一磬而尚拊搏朱絃而通越一也拊搏指磬朱絃通越指瑟

禹貢砮石之燒爲箭鏑剛利如鐵者華陽國志曰越雋郡臺登縣山有砮石火燒成鐵剛利禹貢砮石是也

詩書皆言六馬正義引異義據易孟京春秋公羊王度記以爲天子駕六鄭氏駁之據書顧命周禮校人以爲天子亦駕四案顧命云皆布乘黃朱觀禮云侯氏用束帛乘馬賓使者又云四享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是觀禮以十馬享王四馬賓使者顧命以卽位見諸侯禮殺於觀非諸侯享王正禮用四馬也

皇清經解

卷一千三百二十二

劉典簿秋槎雜記

鄭注觀禮云馬必十匹者不敢斥王之乘用成數鄭意以王駕馬無成數與駁異義不同校人云乘馬一師四圉鄭據以四起數知爲駕四然下文云麗馬一圉八麗一師鄭注麗耦也則亦子泰豆氏謂造父曰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下云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二十四蹄非六馬平駕四爲常乘駕六不常乘非謂天子但駕四也薛傳均謹案張衡西京賦天子乃駕雕輶六駿駿東臥賦六元虧之奕奕薛綜注並云天子駕六馬陽雄甘泉賦驕駿分六素剗李善注引春秋緯皇伯駕六龍皆在駕古文未出之先足徵古制如此其實周易已有六馬乾卦象傳時乘六龍以御天據周禮瘦人馬八尺以上爲龍龍

詩書皆名大雅魏志三少帝紀注魏氏春秋荀顥等議曰詩書

述殷中宗高宗皆列大雅少康功美過於二宗其爲大雅明矣

文淇謹案魏志注此下又引崔贊等議曰少康武烈之威必降於高祖哉但舊書殘缺故勸美歟而因載唯有伍臣驥述大略其言復禹之績不失舊物祖述聖業舊章不存自非大雅兼材孰能與於此向合墮典具在行事詳備亦豈有異同之論哉此文與上相承見少康不列於大雅者以書缺而載也

周公八子並爲侯伯見魏志武帝紀注王凌等勸進云云以伯

禽及凡蔣邢茅胙祭當七人君陳當爲其一

文淇謹案國學紀籤云漢書王莽傳謂周公之子七人蓋合魯與凡蔣諸國則七八人也不知王官之世襲周公者在七人之外是或卽君陳之裔蘇氏疑君陳非周公子或云特如君奭君牙之類然周公之子八人則無疑矣全說甚核惜未引魏志注此與全氏說可互相印證

左傳昭十年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旣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

新君叔向辭之曰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

據以疑康王之詰案舊唐書張柬之傳柬之論曰成湯旣歿太

甲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祀於先王奉嗣王祇見厥

祖孔安國注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據此則三年十一月大祥

太甲中篇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毫是

十一月大祥訖十二月朔日加王冕服告而歸毫也顧命云四

月歲生魄王不懌是四月十六日也翌日乙丑王崩是十七日

也則歲王崩至康王麻冕黼裳中閒有十日康王方始見廟則

知湯崩在十一月淹停至殮訖方始十二月祇見其祖顧命見

廟說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則崩及

見廟殷周之禮並同此周因於殷禮損益可知也案此則康王用殷禮

詩退食自公據春秋襄二十八年左傳公膳日雙雞杜注卿大夫之膳食釋文公家供卿大夫之常膳正義據玉藻天子日食

少牢朔月太牢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推之以爲大夫日食

特豚朔月特牲今膳日雙雞者齊不如禮此詩美大夫故言其

自公食而退容貌如此三言自公榮之

騶虞序傳皆以爲獸命包河圖括地象山海經漢書蜀志魏略晉書宋書五代史及東方朔伏生許慎張衡班固蔡邕薛綜郭璞陸機皆以騶虞白虎爲一獸其名又有怪酉百駒吾駒牙

之賈誼以騶爲囿虞爲囿之司獸周禮疏引韓魯說掌鳥獸官

分騶亦作鄒班固東都賦注引魯詩梁鄒天子之田數說與賈氏

焉注六閑之騶襄二十三年孟氏之御騶疏騶掌馬官嚴說是

馬主爲諸官駕說者案左傳成十八年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

馬屬之校人職云田獵則帥驅逆之車案驅逆之車驅禽使不

出園校人率其屬駕而驅之騶蓋指校人以下以車驅逆禽獸

者又案山虞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萊除草萊司馬春火獵

是也今苗者葭蓬是以火田虞之仁也五犯壹發而遁其四

不忍驅逆盡殺騶之仁也

自注詩疏及賈誼皆謂虞人翼故曰五犯是以校人之職移之虞人故曰

官備騶虞微官而仁如此故曰王道成

王充論衡謂伯奇放流作小弁詩說苑衡君子行李注引王國

君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愛後母欲其子爲太子言王曰伯奇好妾王上臺視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衣領之中往過伯奇伯奇往視袖中殺蜂王見讓伯奇伯奇出使者就死非放逐安得作小弁詩此毛詩序所以可貴

興雨祁祁皆人已知雨非雲誤其證甚多又齊謝朓雩祭樂歌

興雨祁祁黍苗偏傳均詳案鄭箋其來不暴疾之語自指雨言

後漢書左雄傳皆作興雨祁祁未可據呂覽務本篇韓詩外傳反疑之顏氏家訓引班固靈臺詩祁祁甘雨亦其明證

毛傳小曰橐大曰囊朱子本顏師古漢書注以爲有底曰橐無底曰橐橐橐皆有大小左氏僖二十八年傳甯子職納橐館宣二年傳爲之簞食與肉眞諸橐以與之橐盛衣食是橐小也

皇清經解卷五十五

五

皇清經解卷五十五

六

自注本詩正義秦策伍子胥橐載而出是橐大也自注秦策注橐革橐索又通名公羊哀六年傳陳乞使力士舉巨橐而至於中霤開之則闊然公子陽生也是橐大也自注本詩正義燕策荆軻逐秦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所奉藥橐提荆軻史記平原君列傳醫若錐之處橐中其末立見是橐小也楊大承謹案王氏應麟急就小橐大此引秦策燕策史記爲之疏證明晰補王氏所未及又按公羊注闊出頭出橐有底是也橐無底無證自注詩釋文又引說文曲禮定猶與也疏據說文猶獸名獨屬橐水經江水注僰道山乘空若飛是也傳均謹案尸子五尺犬爲猶與許君第二訓同顏氏家訓釋曲禮云人將犬行犬好像在人前

王制大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以左傳證之國尚之外惟宣十六年傳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春秋時諸侯自留人此猶行古禮

王制正義申禘祫之說鄭據公羊傳曾子問祫合食祫不合食王肅據祫於太廟逸祫祫皆合食案祫祫各有二鄭注王制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祫於羣廟此新免喪之祫祫也祫曰太祖祫曰羣廟一合食一不合食矣又云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祫此常時之祫祫也鄭王所云合不合者也鄭以魯禮卽王禮今據正義引鄭祫祫志而分析之莊公之喪閏二年當祫三年當祫而二年吉祫者四月祫五月祫以慶父之亂故譏祫不譏祫閏公之喪僖二年祫三年祫僖公之喪文二年祫經云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公羊以爲祫是也三年祫文公之喪宣二年祫三年祫昭十一年夫人齊歸之喪當十三年祫十四年祫以平邱之會歸不及祫故十四年祫十五年祫此皆新免喪之祫祫也然祫曰大事於太廟則新免喪之祫合食可知祫則閏二年云吉祫於莊公昭十五年云祫於武宮獨云莊公武宮則新免喪祫後之祫不合食可知鄭云不合食是也僖六年祫八年祫推之他公亦然昭十八年祫二十年祫此免喪以後常時之祫祫也然僖八年云祫於太廟宣八年

年云有事於太廟則常時之禘合食亦可知王肅據賈逵以爲合食亦是也惟然而昭二十五年之禘當備於太廟而云將禘於襄公者杜注襄公別立廟孔疏襄若以次遞毀廟與先公同處禘於襄公亦應兼祭餘廟今特云襄公故云特立廟以此言之若當時之禘襄公亦當祭於太廟與羣廟之主並列今襄特立廟如許田有司公廟故不合食

孔氏以廟皆南向是昭居東穆居西朱子以太廟南向昭穆東西向依次而南案春秋僖二十年西宮災穀梁傳以爲閔公廟是穆居太廟西廟制橫而非縱也不僅每門曲指之證

玉藻天子元端以朝日鄭注端當爲冕案司服祭羣小祀則元冕鄭注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貢疏此据地之小祀以血祭

社稷爲中祀埋沈以下爲小祀也若天之小祀則司中司命飄師雨師不言日月也又案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飄師雨師日月與天同燔柴則必不與羣小祀同服又案祭義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下云周人祭日以朝及闔孔疏天無形體故以日爲百神之主配之以月蓋天帝獨爲一壇日月及天神等共爲一壇禮多故以朝及闔然則郊天隨祭日月不應易服而祭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陳氏遂謂祭日內服大裘外被龍袞牽

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飊師雨師日月與天同燔柴

合爲一顯與周禮不合

大學湯盤凡盤承棄水器盤或作槃同沐浴與沃盥有別喪大記君設大盤大夫設夷盤士併瓦盤又浴水用盆沃水用斛如他日沐用瓦盤如他日又士盥於盤上士喪禮新益槃瓶鄭注盆以盛水槃承沃盥瓶以汲水喪大記正義斛酌水沐浴皆用盤此皆沐浴之盤非湯所銘也士稱瓦盤大夫以上不用瓦矣內則少者奉槃長者奉水公食大夫禮小臣具槃匜在東堂下云公降盥既夕禮用器兩杆槃匜實於槃中南流注此皆常用之器杆盛湯槃承沃盥瓶以汲水盥匜水實於

皇清經解

卷三百五

劉典簿秋槎雜記

七

皇清經解

卷三百五

劉典簿秋槎雜記

八

郊祀日月並祭之祭崔氏云郊祭用牛春分朝日禮小故祭法用少牢小司徒云凡小祭祀奉牛牲鄭注云小祭祀王元冕所祭今朝日用少牢則非元冕可知周禮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疏引玉藻元端亦不據鄭破字引元冕但周禮朝日與玉藻異與觀禮同觀禮天子乘龍載大旂拜日於東門之外鄭注引朝事儀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帥諸侯朝日於東郊退而朝諸侯是也馬晞孟遂據國語注以爲當服袞冕不知因朝覲拜日故從朝覲之服此則春分朝日與朝覲不同也由此言之郊之祭日禮大故服大裘而冕春分祭日禮小故服元端以天神尚質大裘之下至質惟元端所以不用元冕者恐鄰於羣小祀所以不用袞冕者恐類於觀也又案郊特牲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陳氏遂謂祭日內服大裘外被龍袞牽

合爲一顯與周禮不合

皇清經解

卷三百五

劉典簿秋槎雜記

八

身中之平禮小祝設槃也於西階東下云口人門左宗人奉槃
宗人奉匜水乃沃戶盥於槃上此皆沃盥之盤湯所銘也其
盥制以杆承水異於沐浴以盆以匜貯水也有口名流由其流
注於手以盥異於沐浴以料其棄水承於槃日新皆蓋取日清

潔之義尊者用盤岩卑者用洗士冠禮盥水在東榮水在洗東注洗上用鐵燕禮罍水在東少牢司宮設罍水於洗東有科其盥制以罍盛水異於杆以杆注水異於匜自注與沐浴同用杆以洗承水異於槃故公食大夫禮既云設洗如饗又云具槃匜少牢禮既云設罍水又云設槃也公與尸尊不就洗故設槃也案宋孫奕近王編修懶訖周炳中已疑盤非沐浴之盤其沃盥沐浴制度異同皆未言及此說詳備足補諸家所未詳

此特其結語耳案此二句當從鄭氏古本在經文未之有也下宋儒別分章段此二句遂覺無處安置

鄭注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謂與隅坐不同此誤讀鄉飲酒義文也鄉飲酒義明言賓必南鄉介必東鄉主人僎從可知一堂之上賓介皆在西賓北而介南主人與僎皆在東僎北而主人南是各兼二方以爲區別非席西北者東南面席東南者西北面也以鄉飲禮考之其奠坐方面俱在無向隅者至於主人獻賓賓之席前西北面鄭所謂賓在西階欲其就席受爵故西北向之其賓酢酬主人東南面主人獻介西南面皆以此推也又案僎記所謂主人之贊者西面

北上不與無算爵然後與注謂主人之屬佑助十人禮事是也
隱四年左傳猶治絲而棼之也按周禮巾車素車棼注棼讀爲蕕蕕麻以爲蔽此棼亦當讀爲蕕言治絲而雜以麻則絲益亂傳均謹案棼亦有棼音說文煩字下一曰棼省聲是也

桓五年傳始動而鼓注旆也釋文云說文作檜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碰敵疏引賈逵據范蠡兵法又引說文以爲石而以旃說爲長按兵以鼓進旃插車闌車行旃動行軍之常襄十年傳親受矢石疏云周禮職金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鄭元云用金石者作鳴雷之屬陸德明釋文雷當爲礮兵法守城用礮石以擊攻者漢書匈奴乘隅下礮石陳思王征蜀論下礮成雷然則飛石法著於周禮春秋時多用以攻守魏志袁紹

傳太祖乃爲發飛石車擊紹樓皆破紹衆號曰霹靂車注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傳言旛動而鼓說曰旛發石於是造發石車袁紹傳又云審配以大石擊突厥門然則旛飛石雷礮旛動鼓進行軍之常何須命二拒賈氏近古說長於杜氏莊公二十四年經赤歸於曹郭公左氏以赤歸於曹爲句註云無傳赤曹僖公也蓋爲戎所納故曰歸郭公註云無傳蓋經闕誤也公羊穀梁皆以赤歸於曹郭公爲句以赤爲郭公名公羊釋文云郭音虢亦如字穀梁釋文云郭公左氏如字公羊音虢似號郭通案公羊僖二年晉滅虢傳虢皆作郭凡九見是公羊從郭不從虢秦策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儻存又曰因兩

古文譜注古文言號也是郭又號之古文案唐書宰相世系

表平王求貌叔裔孫序封於陽曲號曰郭公號謂之郭晉之轉也然則西周但名號東周始兼名郭逸周書等稱郭叔者後人據已改之名稱之猶商遷於殷後人遂以毀名商至於經文之

義左氏闕文爲長陵_{曉謹案後漢地志載有二號大陽下有下}

_{陽城號邑云者此北號也陝縣本號仲國云}

_{平上求號叔之孫則志所謂榮陽有號亭號叔國也若唐書言}

_{封於陽曲號曰郭八者其東號之後乎傳均謹案說文郭齊}

_{之郭氏虛善善不能進惡惡不能退是以亡國也是國名正字號虎所擢書明文也係段借三傳惟公羊得其體若城郭之郭}

_{則又當作草孽度也民所度居也今以號當郭以郭當草而草}

_{號穀梁作會於郭急就篇郭破胡顏師古註號叔周王季子也受封於號其地今陝州陝縣是也後爲晉所滅號公魏奔周遂}

_{姓郭氏郭者號聲之轉也號通作郭隸釋郭輔碑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中子爲文王卿士食采於號武王錫封後世謂之郭號通作郭蔡中郎集郭有道碑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號}

_{貌通作郭蔡中郎集郭有道碑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號}

_{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卒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元和姓纂郭文王季弟受封於號或曰郭公因以爲氏通志氏族略春秋有周郭公遂以爲氏或云號爲晉所滅公子配奔周遂爲郭氏今號氏無聞唯著郭氏姓氏急就兒匡袁崔盧裴郭自註郭氏周王季子號叔之後號聲轉爲郭其後爲郭氏又春秋有郭公亦國也是郭公卽號公或據齊桓公問郭何以亡一事遂改經郭公爲郭亡按東號亡於春秋之前西號亡於僖公之五年此時安得有號亡之事郭公之見於春秋其事不可得知必求其事以實之則}

鑒矣

僖二十四年傳凡蔣注蔣在弋陽期思縣不言始封何人唐書

宰相世系表周公第三子伯齡封於蔣其地光州仙居縣_{大洪謹案}

_{晉書地理志豫州有弋陽郡期思縣唐書地理志淮南道光州弋陽郡有仙居縣本樂安武德三年析置宋安縣以宋安置谷州貞觀元年州廢省宋安天寶元年更名鄧名世姓氏書辨證云周公第三子伯齡封蔣子孫氏焉國在汝南期思縣宋改爲襄安今光州仙居縣也期思仙居一地}

渾敦擣杌饕餮正義據服虔皆以爲獸名惟窮奇不言何異

雲

司馬相如上林賦窮奇象犀注張揖曰窮奇狀如牛而蝟毛其音如嗥狗食人者也是窮奇亦惡獸名傳均謹案廣韻云窮奇者類林云綈豸見不直者觸之故君子冠綈子窮奇見不直者煦之故小人名窮奇竝可申張說所未盡至讀書紀數略引虎舊云虎而有翼曰窮奇則未知伺所見而實之

軍制啟有二詩以先啟行左傳天子之老元戎十乘以先啟行皆謂先鋒襄二十三年左傳齊侯伐衛啟牢成御襄罷師狼羣疏爲右注左翼曰啟以對下肱故知左翼齊侯變古三軍制故然疏引詩及服虔引司馬法非齊之啟也

周禮司勳戰功曰多按襄二十三年左傳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史記宋世家贊襄公旣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是也

皇清經解卷三百三劉典簿秋槎雜記

主

三江五湖前人論之詳矣案越語子胥曰夫吳之與越也三江環之又戰於五湖又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又反至五湖范蠡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史記貨殖列傳浙江南則越夫吳白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史記與國語合五湖本無異論三江亦當在吳越境界中論者必曰是以吳越之三江強合禹貢周禮然與其信漢以後考證家言曷若信周末之書耶_{白注案越語吳王率其賢良以上姑蘇下云范蠡至於姑蘇之宮遂滅吳注姑蘇宮}

{之臺也在吳昌門外近湖秦策吳之信越也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高注卽干隧史記春申君傳三江之浦作三渚之浦然則干隧也姑蘇宮也三江之浦三渚之浦皆一地又案太湖一湖有五湖之名三江豈一江有三江之名耶{昭陽}曙謹案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云凡今嘉興華亭吳江崑山瀕江一帶之地其南則越之北鄙其北則吳之南鄙吳縣太湖亦然三江五湖為}

地圖
卷之二

吳有東西勾吳東吳也齊語西服汎沙西吳注讎州之地趙策
黑齒雕題鯤冠秋縫大吳之國也案周禮雍州嶽山注吳嶽雍
地近西戎豈吳亦如戎狄之通名故雒州亦得稱吳耶又案漢
書地理志封周章弟中於河北是爲北吳左傳桓五年正義引

世族譜云吳王封虞仲之庶孫爲西吳後世謂之虞公是虞又兼西吳北吳之稱依虞吳通用之例疑卽虞字與汎沙之西吳

不同

益舞漢舊禮樂志郊祖歌千童羅舞成八溢秋繁露儀

卷之三

秋繁露傳

論語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案周禮鄉大夫退而以鄉射之禮

1

望清經角

卷五十一

三

五物詢衆庶三曰主皮鄭注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鄉射禮乃張侯記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勝者又射不勝者降鄭注不主皮者責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疏稱州長習射名爲鄉射鄉射有侯鄉大夫用此鄉射之禮詢眾庶眾庶卑無侯故張皮射鄉射名禮射張皮射名主皮之射故云禮射不主皮鄉射疏禮射二番不勝仍待後番復升射然則主皮之射勝者復射不勝者不復射是尙力也故鄭注謂主於獲此云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言鄉射所以不用主皮之禮者取其比於禮樂不勝許其復射不尙力也爲方不同等也鄉射注又云尙書傳曰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此主皮之射與案鄭已言主皮爲無侯張皮不

來媵非禮也惟天子取十二女左氏成八年經杜注古者諸侯
取適夫人及左右媵乃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穀
梁注全錄杜注則是三傳意皆以天子諸侯取妻班次有三適
也娣也姪也天子取后三國媵之國三人並后本國爲十二女
諸侯取夫人二國媵之並夫人本國爲九女夫人本國之媵從
夫人歸於夫家者也士昏禮女從者畢祫元又云媵布席於奥
鄭注女從者謂姪娣也媵謂女從者也是也二國之媵或與夫
人同行春秋成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冬衛人來媵九
年春二月伯姬歸於宋是也或後夫人行九年夏晉人來媵十
年夏齊人來媵是也其本國歸女爲一次二國各一次故曰三
歸左氏譏齊媵爲異姓公羊譏齊媵爲三國媵僭天子皆不

來媵非禮也惟天子取十二女左氏成八年經杜注古者諸侯
取適夫人及左右媵乃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穀
梁注全錄杜注則是三傳意皆以天子諸侯取妻班次有三適
也娣也姪也天子取后三國媵之國三人並后本國爲十二女
諸侯取夫人二國媵之並夫人本國爲九女夫人本國之媵從
夫人歸於夫家者也士昏禮女從者畢祫元又云媵布席於奧
鄭注女從者謂姪娣也媵謂女從者也是也二國之媵或與夫
人同行春秋成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冬衛人來媵九
年春二月伯姬歸於宋是也或後夫人行九年夏晉人來媵十
年夏齊人來媵是也其本國歸女爲一次二國各一次故曰三
歸左氏譏齊媵爲異姓公羊譏齊媵爲三國媵僭天子皆不

心復疑射禽朱子以爲貫革案考工記往體寧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注革謂千楯質木椹樂記貫革注射穿甲革疏革甲鎧也所謂軍射也軍中不習容儀又無別物但取甲鎧張之而射穿多爲善謂爲貫革春秋養由基射七札是也是主皮又非貫革

齊媵女之選也包曰三姓女依左氏成八年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包說非也鮑曰三取女國君娶夫人大夫娶妻姪娣不言娶故公羊云諸侯不再娶鮑說亦非也又案曲禮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正義引熊氏云士有一妻一妾言長妾者當謂姊是大夫姪娣俱不名士但不名姊異於大夫共皆有姪娣明矣士無姊則媵二姪士昏禮雖無姊媵先是也故詩江有汜序正義據士昏禮以爲士有姪娣但不必備據喪大記

大夫撫姪娣以爲大夫有姪娣而未明言大夫士姪娣之數以諸侯八妾士二妾例之卿當六妾大夫當四妾自註北齊元孝友傳孝友嘗奏表曰古諸侯娶九女士一妻一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君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蓋仿古制而變通之署謹案漢書地理志曰身在陪臣而取三歸亦三歸爲取女之證應利

表曰古諸侯娶九女士一妻一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君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蓋仿古制而變通之署謹案漢書地理志曰身在陪臣而取三歸亦三歸爲取女之證應利

皇清經解卷一百五劉典簿秋槎雜記

主

論語敝冕按左傳宣十六年晉侯請於王以敝冕命士會將中軍杜註命卿之服蓋以衣裳統冕猶袞冕鶡冕之例不然豈賜服但賜冕與敝膝耶自註敝與芾異敝繡於裳芾釋韻皆一物

天子六卿冢宰亦曰太宰諸侯六卿司徒司馬司空司徒下小宰一人無太宰春秋時列國多僭官制左氏隱十一年傳羽父求太宰襄十四年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注魯使二卿會晉叔老不在三卿之中魯固有散位從卿者夫司徒司馬司空魯之命卿非羽父所得求故求太宰蓋散位從卿隱十一年正義以後更無太宰魯竟不立其說未必然也桓二年傳宋督爲太宰終春秋備見此官宋備六卿故同於天子成十年傳晉侯使羅役如楚報太宰子商之使也注楚公子辰楚以令尹司馬爲卿太宰蓋散位從卿以公子爲之者襄十一年傳鄭人使良霄太宰石與如楚楚人執之十三年傳石與言於子囊曰止鄭一卿以除其偏注謂良霄則太宰固大夫也定四年傳伯州犁之孫語爲吳太宰則吳卿也檀弓陳太宰語亦卿周魯宋楚鄭陳吳

十六年夏四月遣三府分行四州貧民無以耕者爲雇犁牛直是犁牛爲耕牛矣

趙策秦以牛田水通糧鮑注以牛田爲地名吳氏正註牛耕積穀水漕通糧或以爲漢田始用牛耕竊以爲古用木耜未有金耜耦耕者二人並耕或一人一牛亦可漢始專用牛耕也字書犁從牛冉耕字伯牛司馬牛名犁不可謂牛耕非古也文淇謹案山海經叔均始作牛耕郭傳始用牛犁也說文犁耕互訓段氏云人耕謂之耕牛耕謂之犁其後互名之吳氏之言可正春秋時無牛耕之說而論語犁牛爲耕牛矣犁與薰異魏晉薰牛之黃也似虎薰黑黃雜色與犁牛異後漢書和帝紀永元

求善賈而沽諸案周禮司市以賈民禁僞而除詐注賈民胥師

賈師之屬知物之情僞與實詐儀禮聘禮賈人西面坐敬儕取

圭注賈人在官知物價者下文出授賈人注賈人將行者古人

重王凡用玉必經賈人況鬻之乎昭十六年左傳宣子有環其

一在鄭商韓子賈諸賈人既成賈矣此沽玉必經賈人之證

文漢案段大令玉裁說文注云賈者凡買賣之稱也酒誥曰遠服

貴漢石經論註曰求善賈而賈諸今論語作沽者以借字也引

仲之凡賣者之所出皆曰賈俗又別其字作價別其音入禮韻古無是也其說覈矣然南北朝儒者已分別二音

周禮釋文云故其及沈云成賈定賈奠賈物賈其賈平賈大賈小賈賈賤懷賈而賈故賈凡十二音嫁餘音古謂賈師賈人在

賈所賣之類皆音古也又論語釋文出善賈二字音嫁一音合皆古是賈字有古音此以賈爲賈人正與釋文一音合

子欲居九夷九夷有三皇侃義疏云東有九夷一元蕩二樂浪

舉清經解

卷王董王劉典簿秋槎雜記

七

皇清經解

卷王董王劉典簿秋槎雜記

太

四夷統名遠據益州之巴蜀并州之上郡西戎之義渠丹犁其

誤皆顯然不復辨大事記據索隱以解南陽九夷確不可易本

以南陽九夷爲一吳氏疑呂氏分爲二非也九夷所以在南陽

者當如陸淳遷伊川之類徐廣曰荊州之南陽郡本屬韓地秦

本紀正義云南陽今鄧州也在漢水之北釋名云在中國之南

舊名陽地故以爲名焉

當暑袗緜綿案士冠禮兄弟畢袗元注袗同也元者元衣元裳

古文袴爲均士昏禮女從者畢袗元注袗曰也上下皆元也案

此則袗緜綿衣裳同緜綿也禮稱袗緜綿二曲禮袗緜綿不入

公門以上翫袴等例之當指臣言臣朝服八朝雖暑不着緜綿

玉藻袗緜綿給不入公門觀上非列采文義與喪大記同謂歛衣

朝鮮當孔子所居九夷徒以朝鮮有美俗而顯與傳文自背尤

非也秦策楚包九夷魏策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鄒陵危史記

李斯傳惠王用張儀之計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鄖郢司馬貞索

隱曰九夷卽屬楚之夷也張守節正義曰惠王十三年攻楚漢

中取地六百里夷謂並巴蜀收上郡伐義渠丹犁是也九夷本

東夷九種此言者文體然也吳師道秦策注但據索隱文魏策

九夷鮑注疑當爲九疑吳氏正曰此南陽堵禡同陽屬荊州者

以下文連九疑許驃言之故也大事記李斯書云惠王用張儀

計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鄖郢九夷卽屬楚之夷方孔子在陳蔡

相去不遠所以有欲居九夷之言此與集註異愚謂此言破南

陽之九夷也案此數說鮑彪以九夷爲九疑張守節以九夷爲

皇清經解

卷王董王劉典簿秋槎雜記

太

也喪大記稱斂衣冠不入葬下云繩綸紱不入正謂三者皆禪繩綸無有不禪不必以祫爲禪又或以祫爲元則冠昏皆爲畢元元矣成何文理表者對裏之言謂繩綸之服必有裏衣使繩綸表出當指深衣深衣裳不殊亦得言均若元端以上禮服又不得用繩綸

奪伯氏駢邑三百孔註伯氏食邑三百家案左傳歸我衛貢五百家此但言三百不定指家言凡邑之大名爲一縣之地其邑之小名有二成公二年左傳新築人仲叔於奚救孫桓子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縟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襄公二十六年傳鄭伯賞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二十七年傳皇清經解卷千百五劉典簿秋槎雜記尤

公與免僕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又宋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六十二十八年傳與晏子邾殿其鄙六十與北郭佐邑六十三年傳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昭公五年傳駢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杜氏於成二年襄三十年昭五年邑字無注襄二十六年注八邑三十二井二十七年注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千室又云十室明通稱二十八年注以邾殿邊鄙六十邑與晏嬰襄二十六年正義周禮小司徒四井爲邑子展子產爲卿日久先有采邑今以入陳有功加賜田土杜以正邑解之故云三十二井二十七年正義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此一乘之邑每邑方十里也杜以一乘名邑書傳無文故引論語千室十室明其大小通

稱邑也是則四井爲邑正解也一乘爲邑杜氏以義而知也駢邑三百猶云駢之三百邑杜所謂四井爲邑三百邑當一千二百井又按昭十五年傳書社五百注二十五家爲一社籍書而致之大戴禮教其書社史記孔子世家昭王將以書社七百里封孔子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則各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故下冉求云雖累千社而夫子不利是也又案秦策云而賜之二社之地注邑皆有社二社二邑是在都則二十五家一社在野則四井三十二家一社或以駢邑三百爲三百社義亦通然經明言邑不言社且庸愈於三百家之說乎

其言之不怍案大戴禮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盧注鄂鄂辨厲皇清經解卷千百五劉典簿秋槎雜記辛

也論語曰其言之不作怍作作訓爲鄂鄂可備一說論語匏瓜案瓠有甘有苦甘者詩甘瓠纍之人所食苦者詩匏有苦葉不可食但纍以渡水夫子言己將爲世用非若匏瓜但繁以渡水而不能爲人食昔人已引國語爲渡水之證但於繫字義尚欠分明

孟子域民不以封疆之界案周禮掌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注遠行無有不得節而出者輔之以傳節爲信耳又曰無節者有幾則不達鄰長徙於他邑則從而受之此所謂以封疆之界域民也孟子引古語言王者原以封疆域民而所以城民不以此原以山谿固國而所以固國不以此原以兵革威天下而所以威天下不以此益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聞

凡謂當日封疆固以域其民因俗發政施仁節欲立後耕節處如不以疆界則徑至齊案許行自楚之縣陳相自宋之縣不能於疆界孟子言欲立欲耕極言仁政感民非限於疆域而不能至

孟子爲卿於齊注客卿按春秋時已有散位從卿戰國時益多韓策客卿爲韓謂秦王自注趙策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亦此類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三十三年客卿胡傷攻魏卷蔡陽長社取之三十六年客卿

竈攻齊白起傳與客卿錯攻垣城李斯傳秦王拜斯爲客卿初不識其爵祿大小今以孟子之文考之淳於髡曰夫子在三卿之中時髡爲列大夫不肯爲相故以卿位爲譏孟子致爲臣而歸齊王欲養弟子以萬鍾孟子曰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

皇清經解卷五十一劉典簿秋槎雜記

主

則孟子爲客卿時受十萬鍾之祿矣鄭氏本司馬法箋詩甫田云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上地穀畝一鍾然則萬鍾爲萬畝十萬鍾爲十萬畝矣詩正義曰史記河渠書韓使水工鄭國間說秦鑿涇水爲渠渠成而用溉鴻臚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昭三年左傳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是鍾容六斛四斗也漢書食貨志曰一夫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碩半爲粟百五十碩歲有上中下上熟其收自四中熟自三下熟自倍張晏曰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碩今大熟四倍收六百碩自三百五十碩自倍三百碩彼謂中平之地上熟畝六碩故本太平之上熟上地準中

爲畝一鍾也案史記貨殖傳帶郭千畝畝鍾之田則畝一鍾者大率如是不止關中

隱几而臥隱爲據其證大戴禮隱琴瑟讀琴瑟音既葬而封杜注隱據也封可手據謂高四尺所亦其證傳均詳案說文隱據也經典係用以借其正字當爲爰爰在受部云所依據也

讀與

隱同

夏貢亦行助法夏小正云初服于公田大戴記先公後私孟子所云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謂公田之稅有定額非無公田助藉者左傳穀出不過藉杜注殷法曰藉故孟子言周亦助

孟子曰昔者案莊七年經左氏公羊皆曰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穀梁作辛卯昔恆星不見傳曰入至於星出謂之昔案昔猶夕古樂府有昔昔鹽昔昔猶夕夕鹽卽引聲之轉而謡樂正皇清經解卷五十一劉典簿秋槎雜記

主

子以夕至齊故舍館未定不能見孟子若作前日解則樂正子見孟子誠遲矣孟子所載昔者有三有作久遠之辭昔者孟子與我言於宋是也有作前日之辭昔者辭以疾是也有作前夕之辭曰昔者是也索隱曰昔猶昨夜也以今日言之謂昨夜爲今昔應科謹案先哲四書識小錄云袁四年左傳爲一年之期杜注夜結期列子周穆王篇昔昔夢爲國君張湛注昔昔夜夜也莊子天運篇通昔不寐釋文昔夜也夕昔又通用楚辭大招注引小雅樂酒今昔今本作夕是也鳴條王應麟謂在陳留之平邱路史注謂在安邑西北孟子引伊訓造攻自鳴條夏都安邑當從路史注

孟子稱舊君三有禮皆見左傳襄二十二年傳樂盈過周王使者出諸轔轔是尊之出轔也定六年傳孟懿子謂范獻子曰鳴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

是先於所往也襄三十年傳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是三年不反然後收田里反則仍歸之也但懿子之意欲令晉人聞虎逃走強設請託惡之非愛之然必當時大夫士出奔其本國有請託之禮故懿子言之不然懿子又何敢强盟主必以爲中軍司馬耶譖謹案曲禮爵祿有國白虎通以其祿參分之二與之一畱與其妻長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子使得祭其宗廟此皆不收田里之證與孟子合

昔人據孟子墦間之祭以爲古人祭墓案祭墓有二墓成則祭檀弓有司舍奠於墓左冢人請度甫窩遂爲之尸此祭后土之神也冢人又云凡祭墓爲尸此禱祈常祭也

百畝之糞案草人糞種用牛羊麋鹿羶狐豕糞大注糞取汁也

鄭司農云以牛骨汁漬其種也疏此與後鄭義合然則羊麋以

皇清經解卷五十五王劉典簿秋槎雜記

垂

下均以糞取其骨汁骨汁多少爲上農中農下農之差故同百畝而糞不同月令糞田疇以燒草行水其汁漬田亦謂之糞其實糞專指骨汁也凶年民窮骨汁少故糞其田而不足

魯人獵較案古者將祭而獵王制乾豆是也左襄三十年傳豐

卷將祭請田焉子產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杜注鮮時獸衆臣

祭以芻豢爲足春秋時大夫多僭禮魯大夫亦應然夫子知獵較不能驟禁而但正其祭器如特牲少牢俎豆之數令其但取

芻豢而無四方之物則不禁而禁聖人之妙用也獵較當指大

夫士將祭而獵言夫子亦獵較當指夫子許其獵較言

在國曰市井之臣案士相見禮凡自稱於君宅者在邦則曰市

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注宅謂致仕

者去官而居宅或在國中或在野此孟子致仕時言在國在野當作此訓又案詩東門之粉序正義云白虎通云因井爲市故曰市井應劭風俗通云俗謂市井當於井上洗濯其物香潔及自嚴飾乃到市也謹案古者二十畝爲一井田爲市交易故稱市井然則本井田之中交易爲市故國都之市亦因名市井孔氏訓市井甚明又案庶人不傳贊爲臣庶人非無贊但不傳耳士相見禮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是無擯相傳贊也下云士大夫則奠贊再拜稽首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贊是有擯相傳贊也自注傳如傳命傳擯不傳之傳不傳贊不謂之見直謂之役見有儀役無儀

楚有南陽晉有南陽齊亦有南陽齊策魯連遺燕將書曰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吳氏補注史云齊之南陽索隱云卽齊淮北泗上之地也孟子遂有南陽指此

史記貨殖傳白圭周人當魏文侯時孟子白圭趙注本此案策白珪鮑注曰魏人孟子稱之趙岐以爲周人非也蓋至是三

四十年矣應科謹案閻氏百詩四書釋地以爲魏拔中山在魏文侯十七年癸酉下逮孟子乙酉至梁凡七十三年

此書所載另一人亦用鮑彪之說

讒亦訓欺燕策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讒者言也注流

州謂欺曰讒大承謹案高注國策本亦作讒說文訛字下許君言方言秦謂之讒段又引國策曰寡人甚不喜訛者言也蓋說文無訛字集韻云讒與訛同是訛卽讒字但段氏引燕策作訛未可知所據何本又案急就篇讒訛首置愁勿聊顏氏注云讒訛巧黠不實也王氏應麟補注云讒訛欺也列子狎侮訛語楚

九章或謠謾而不疑史記秦策傳記一作北黃凡曰燕代之間謂懼見方言以謠爲懼又云其義別

虎賁三千人虎賁王制武王何以有之曲禮疏引禮記九賜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紂賜文王弓矢斧鉞爲西伯武王

繼之則知虎賁本殷賜

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案古駕馬之制謂夏后氏駕兩謂之驥殷益以一駢謂之駢周人又益一駢謂之駟者王肅也孔晁駁之謂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

者許慎也鄭元駁之今考之於經既夕禮公贈元纏束馬兩注

兩馬士制也上經注駕車之馬每車二疋是鄭氏以士駕二也

周禮校人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乘馬一師四圉駕馬麗馬

一圉注玉路駕種馬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二十二終

皇清經解

卷一千三百二十二

十一

皇清經解

卷一千三百二十二終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十一

皇清經解